

碎夢

謝敏惠

三月，一個柔和而又明朗的清晨，當第一道陽光透過菩提樹前，蓓蓓就已下了床，她匆匆的漱洗完畢，換上一件淺紫的洋裝，髮上繫了條緞帶，壓抑不住內心的喜悅和興奮，使得她雙手情不自禁的抖了起來。整理好野餐的籃子，蓓蓓聽到媽媽慈愛的叫她。「蓓蓓來喝點牛奶吧」，她走到餐桌邊，看到桌上一大杯牛奶，好幾片的吐司麵包，皺了皺眉，咕嘟一聲，喝光了牛奶，把麵包塞進野餐籃內，等到母親探出來，看見空空的盤子，滿意的笑了笑後，蓓蓓才踏出家門。

走出巷子，街上稀寥的行人，使得她更加激動和不安，朦朧中一張蒼白而俊逸的臉浮現於眼前，黑亮，眨動的双眸，盛滿了碎心的柔情，蓓蓓心跳得厲害了，徐徐的吸了一口空氣，匆匆踏上迎面而來的公路局巴士，車掌好奇的望着她，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，這麼早到那兒去呢？空洞的車廂內，寂寂擁擠着她，蓓蓓茫然用手支住頭，思潮陡入回憶的深淵中……。

像所有的Love Story 一樣，這也是段很平凡的羅曼史，在同一個補習班內，其堯的蒼白與靜默吸引了蓓蓓，很自然的兩人交談了起來，其堯的微笑，扁額的黑髮，及深綠的瞳仁，使得她更加友善和迷人。

放學時，其堯送蓓蓓回家，在寂寂的石子路上，他們總是無言的靜靜挽着走，無垠的愛心與祝福，像是溢滿於彼此的胸懷，濃得化不開。

多少良晨星夜，在其堯租宿的小屋邊，蒼蒼的古樹下，柔情纏繞，同坐並肩，其堯愛唱那首，「現在我需要你」的歌，「如果我曾經需要你，我現在就要，我感到無限的寂寞，不知道怎樣才好，如果我會需要愛情，我現在就要……。」歌聲繚繞，像張無形的網，網住了蓓蓓的心，也網住了蓓蓓的唇，她竟把這件事瞞過了慈愛的母親，在補習班課程結束後，每個禮拜蓓蓓都藉口以郊遊為名，偷偷的趕去和其堯見面……。

車掌的口哨聲，驚醒了蓓蓓。終點已經到了，蓓蓓提着野籃下了車，沿着湖邊，穿過茂密的松林，走近其堯的木屋邊，陽光淡淡的從樹縫中射下來，在木屋頂上，形成點點的斑駁，那流動的陽光呵！多像上帝不經意間灑落了的珍珠呢！蓓蓓爽朗的笑開了。就在這時，其堯從屋裏走了出來，穿着灰色的毛衣，手插在褲袋裏，帶着一臉的煩燥的落寞

，走近蓓蓓，輕輕的「嘿」了一聲，蓓蓓驚異的望着他，經常他總是先接過蓓蓓的籃子，然後抱着她狂吻一陣的，今天怎麼啦！有點不對勁。其堯歉然的對她笑了一笑，捧住蓓蓓的頭，仔細的凝視着她，陽光柔柔的射在蓓蓓臉上，一臉的純美和誠摯，其堯嘆了好大一口氣，很困難的說，「蓓蓓，你知道嗎？我……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」才不相信，別開玩笑啦！，「真的，蓓蓓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已經結過婚了吧！」「結過婚？」蓓蓓張大了双眼，強抑着即將爆發的情感，「不要騙我，是不是你不喜歡我了？」蓓蓓，怎麼會呢！自從認識了你以後，我的生命才像有了陽光，現在回去，沒有了你，我怕日子又要回到經常那樣的無聊了。」「希望你不是拿我開開心而已吧！」，蓓蓓忍着滿眶的淚水，「你說什麼？」其堯不解的問。「你為什麼不向她說明，和她離婚呢？」蓓蓓的內心激動得很，大聲叫着。「蓓蓓，希望你諒解我，爸爸是堅決反對我離婚的，並見她也已經懷孕了，還有……還有，我還要靠我……」「靠你爸爸吃飯是不是？」「蓓蓓，不要這麼說，我希望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，」其堯低低的懇求她，蓓蓓傻愣愣的呆住了，望着眼前這張熟悉而又陌生的臉龐，帶着濃濃的憂鬱，深鎖的眉，緊抿的唇，是曾經被她熱愛而信賴過的人，現在却像跌碎了一個繽紛的夢，蓓蓓竟尋不出自我了。

何時，淚水沾滿了雙頰，一塊方方的手帕遞了過來，蓓蓓想起其堯的細心和體貼，又是一陣心碎，「I am sorry」其堯拋過來一陣呢喃，昔日的海誓山盟，一片深情，像是希望一筆勾銷了，蓓蓓對着他擦乾了眼淚，回到了童年時倔強的脾氣，別人丟棄的娃娃，她重不拾起，就像她現在不願彌補這段已破裂的情感一樣？蓓蓓丟還了他的手帕，拾起野籃，對其堯狠狠的拋下了一句「我們永遠不要再見」然後轉身走出松林。

蓓蓓以明確的理智，解決了這段不計後果的感情，但她的內心却依舊明朗如昔，羅曼羅蘭不是說過，「這世界構造得不太好，愛和被愛的遲早有分離的一天嗎？」這天的到來，給了蓓蓓很大的啓示，走在湖邊，游上的白鵝都已抬起頭來，蓓蓓把早餐的麵包扔了下去，陽光仍是暖暖的照在身上，像慈母的手撫着她，蓓蓓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。